

我记忆的村庄

□周宗雄

我的故乡系枞阳县麒麟镇石婆大队周董庄小队。解放前,周董庄是一个出了名的贫瘠的山村,清一色的茅草房,农民们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黄汗淌黑汗流,从黄土地里抠饭吃,可依然难以填饱肚子,自打我记事起,贫穷的阴影依然萦绕着这个小小的村庄。

周董庄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人员基本上都是周姓,故名周董庄。村庄四周都是清一色的黄土小山岗,中间有一块平原,散落着二十几户人家,百余亩土地,七八十口人。自古以来,他们都以农耕为生,没有什么乡镇企业,经济来源有限,日子过的紧紧巴巴,如果年成不好,还会饿肚子。直到改革开放后,故乡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再也不愁吃穿了,纷纷盖起了楼房,修起了乡村公路,故乡变得越来越漂亮。

如果说周董庄和其他村庄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有什么标志的话,我以为就是那几株巍然耸立在村头的枫香树。

枫香树是贫民的树,常见于村头村尾,山坡洼地。枫香树生长快,材质好,是农村青年结婚时打花床用材的首选。而周董庄的那几棵枫香树高数丈,腰围要三四个大人才能合抱得过来,巨大的枝干伸展着,遒劲有力,夏日里绿荫如华盖,这是周围的村庄所没有的景象。据长辈说,这些枫香树有好几百岁了。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洗礼,枫香树部分的根曲曲折折地裸露在地表,显得分外苍老。它虽然历经沧桑,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老远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巍峨然十分壮观,是我们小队全体庄稼人的骄傲。

1958年大炼钢铁,敬光了四周山头巨大的松树,却保留了那几株大枫香树。听老人说,也有人曾经打它的主意,可是,绝大多数村民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小队长代表全体村民去做大

队工作,说这几株枫香树是我们小队的标志,无论如何也不能砍的,获得了大队的支持。即使这样,队长还不放心,天天派人在树旁值守,有什么情况,敲锣示警,才使枫香树躲过了一劫。

枫香树前的平坦处有几棺坟,坟头不高,也没有墓碑。坟头上爬满了枫香树裸露在外的根须,可见,坟有些年岁了。但大家都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故大家都叫它“老爹坟”,其实是我们周氏家族共同的祖坟。每逢清明、冬至,后人们都会上坟祭奠,因此,“老爹坟”在我们孩童的心中是神秘的、神圣的。

我的童年时代就在枫香树下度过的。每次仰望它,看着它高大无比的身影直插云天,绿叶随风婆娑,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莫名的庄严感。每到夏日,太阳像一匹横空出世的火烈马,把大地烧的疼痛难忍,树上的知了在拼命地叫喊着,水田里的水灼热烫人,赤脚走在小路上,你都不敢停留,小村如同陷入火炉之中。唯有枫香树下,阴翳遮天蔽日,树下和风习习,凉爽宜人。

我们这些调皮鬼,光着屁股,赤着脚,在树下尽情地玩耍。捣腿、捉迷藏、打闹、嬉笑……玩累了,盘坐在树下,胡乱地唱着山歌,无拘无束,无遮无掩,快活的不亦乐乎。大一点的孩子还爬到树上,抓知了,从鸟窝里掏鸟蛋。遇见有年轻的女子路过,大家挤眉弄眼,说着笑话,有的孩子还对小媳妇做着鬼脸,弄的小媳妇满脸通红。一直疯玩到妈妈喊着回家吃饭,我们才相拥跑开。

每当夜晚,树下坐满了纳凉的人。我们盘坐在枫香树下,听着长辈们说着稀奇古怪的故事,比如河妖、河怪的故事。其实,这是大人们怕孩子在河里游泳出事,他们自编吓唬我们的。外婆便说过池塘里有河妖之类的鬼怪,说鬼怪吃落水的孩子,就像吃蚕豆一般,外婆说的神乎其神,活灵活现,吓得我们直哆嗦。为了避免害怕,在大人们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挤坐在大人的中间。

然而,每当我们来到水边,便把大人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有一次,我们在河里游泳把衣服弄湿了,为了躲过妈妈的审查,在枫香树下脱光衣服,将衣服晒干才偷偷地回家。枫香树下,一时间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枫香树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的童年,就是在枫香树的庇护下长大的。

枫香树像一位慈母,护佑着我们的小村。村庄里有什么重大事情,比如年终分红、架桥修路等,队长就通知全体人员到“老爹坟”集合,大家席地而坐,队长讲完事情,又四处散去。

沿着周董庄的东边有一条无名河,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名字,也许是因为它太平凡了。小河一年四季流水潺潺,河水是原生态的,清澈见底,几只鸭子和水鸟悠闲地浮在上面,红掌清波,浮光跃金,好一副诗意的图画。据老人们说,小河发源于神奇的岱麓山下。岱麓山位于枞阳、桐城、庐江三县结合部,在绿荫覆盖、峰平坡缓的丘陵地带突兀而起,它有九座山峰对着大凹口,逶迤蜿蜒,山势削断,岩峭如壁。其最高峰为龙山顶,海拔270米,远远望去宛如一头巨鳌,故称岱麓山。岱麓山是我国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故乡,离周董庄相距六七里路;小河的母亲是一个名叫“祖庄”的水库,小河的水就是从水库里流出的,长年累月,从未间断;小河的下游是碧波荡漾的白荡湖,我们的小村在河流的中段。

说是小河,枯水期其实与一条小溪无异,水流小的可怜。小河虽小,却是我们小村的生命河,饮用水和生活用水,以及沿途的稻田用水都取自于它,一年四季,它用乳汁哺育着沿途的农人和庄稼。

每到春季,大地暖和了,阳光照在上面,压抑了一个季节的湿漉漉的水汽从土地里蒸发出来,仿若村庄上飘忽不定的炊烟,冻了一个冬天的泥土用不了多时,便长出翠绿的草、艳丽的花,漫山遍野吐露着芬芳。那时的小村,就像一

幅婀娜多姿的山水画,铺展在蓝天丽日下。皓月当空和满天星斗的时候,原野被罩上一层淡淡的轻纱,朦胧而晦涩,看不见小河的身影,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和群鹭的低吟,紧紧地围绕着小村奔跑着,视线所及处,平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梅雨季节,连日的大雨绵绵,小河在一夜之间陡涨,湍急的河水汹涌澎湃,浩浩汤汤,奔腾直下,它像一头不可遏制的发情的巨兽,充满了活力,在河床里左冲右撞。更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的,载着桃红柳绿,满山间奔跑,大老远就能听到它的轰鸣声。若是晴日里,七彩的阳光在上面流淌,隐隐约约的山歌声也在上面流淌着,诗意盎然。我觉得也在这个时候,它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河流。

小河两岸,遍植杨柳、水桦等树木。春日里,杨柳吐芽,万物疯长,我们在河边的水田里插秧,四周蛙鸣一片。夏日,我们在河边的草滩上放牛,乘机把自己脱得精光,在小河里摸鱼捉鳖,游泳嬉水,像一尾尾浪里白条,快活的不亦悦乎。直到日落西山,才恋恋不舍地上岸。要回家了,才想起妈妈的不要洗冷水澡的告诫。但一切为时已晚,怎么办?无所谓了,要打要骂随她去了,自己只管一时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由于小河河道过于狭窄、陡峭,河里不能通航,故没有一条船。我想,假若有船的话,我们这些调皮鬼还真不知道弄出多大的动静来哩。

每一次回故乡,每当走过小河身边,总会令人勾连起往日时光的记忆。美国作家安·兹温格在《奔腾的河流》里说:“当一条河流伴随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是的,那熟悉的村庄,那熟悉的景致,那如凝脂般的河水,至今还在我的心灵里晶莹闪烁,喧哗不息。

这就是我记忆的村庄——几株枫香树加一条河流的村庄,这就是我生命的源头。

“母亲卑微如青苔,庄严如晨曦,柔如江南的水声,坚如千年的寒玉,举目时,她是皓皓明月,垂首时,她是茫茫大地。”洛夫这首《母亲》,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由衷的赞美,足以令人神思其中。

读这首诗,我想起了一张久远的黑白照,想起了母亲的怀抱。照片中,年轻而朴实的母亲,穿着格子上装,抱着幼小的我,面带微笑对着镜头,和善而安详。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农村,照片是鲜见的东西,我怎么就可以留下了一张幼时的照片呢?一问,原来是我出生不久,便病的一塌糊涂,几天几夜没睁开眼晴。父亲东筹西借,努力为我治病,但也终日惴惴不安,怕有一天看不见我了,便在我病情有所好转后,叫上母亲,抱着我,步行几十里,至县城照相馆留下了这帧照片。我记忆中的母亲,不光抱过我,更多的时候是背着我。是她要干农活或家务活腾不开手的时候,我安适地躺在母亲的背兜里,那何尝不是属于母亲的另一种怀抱?

知晓世事后,我常常在乡村原野上,看见母亲在夕阳斜照里背着稻草或挑着担子缓缓挪移的身影,那身影,交织着人生梦想,交织着爱 and 希望。我的母亲,总是以她一刻不停的劳作,为我们创造美好的生活,为我们创设一个温馨的、怀抱般的生活环境。

母亲的笑容,永远如春风和煦、美丽迷人。那是我们拿了一张张奖状回家的时候;是我们在外面呆久了,能够讲述一些她所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不需要搀扶,可以独自奋斗,独自走人生路的时候;是我们在各自的另一半带到她身边的时候;是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所有这些时候,母亲都舒心而开怀地笑过。她的笑,见证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幸福时刻。

母亲一字不识,在常人眼里,她身上找不到一星半点可以被别人另眼相看的光亮。但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细致入微,做事像事,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无疑,我企求完美的人生个性和把事情做好的人生倾向,就是从她身上传承下来的。

父亲大母亲近10岁,倔强能干,有求生本领,有担当精神,是一家人的天。他还在时,他沉浮曲折的生命故事,无时无刻都闪烁着不一样的人性光芒,父亲的光环,完完全全将母亲所有的优点淹没了。那时的母亲,除了做些家务事,其它的事都是被忽略了,似乎摆得上桌面大事小事,都与她沾不上边。

直到父亲去世,母亲的形象才渐渐在我们的感知中清晰起来。那时,母亲已经73岁了。兄弟几人商量着接她出来住的时候,她执拗地坚持着,要一个人在家,守着她和父亲生活过的房子。她说,这房前屋后有你父亲栽种的花果树树,还有菜园,看病走的也是一脚平路,我可舍不得离开呢。甭管你们怎么想,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母亲就一心一意呆在这个充盈着父亲生活气息的世界里,任何外在的说服都无济于事。这是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无需别人的认同。她甚至以有意无意的姿态,顽强地抵御着他人的干涉。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个精神世界脆弱的一面,因为母亲永远不可能给我们可以窥视的机会。

然而,母亲是柔弱而容易感伤的,一当站在父亲的遗像前,看着父亲含笑的眼睛,她的脸上就会呈现出庄重沉湮、忘情世外的神情。父亲在世时,母亲为他孱弱的身體在操劳中度日;父亲离世后,母亲又在回忆与思念的世界里辗转反侧。父亲是母亲的圣坛,母亲的挚爱和坚守,何尝不是一种朝圣的情感状态?

母亲永远是闲不住的,只要她能动,就总是想方设法找些事来做,慢慢地做,心平气和地做,不急不躁地做。她每做一件事,都要忙很长时间。仅后院的那一方菜园,就足够她年头忙到年尾。春天,她要想法子栽种一些什么;夏天,她要锄掉疯长的杂草;秋冬时节,她便开始翻地收藏。在菜园里,她栽了几畦红苕。偶尔会将嫩嫩的苕叶尖掐下来炒着吃,更多的时候是将苕藤剁碎了喂鸡,她每天都可在鸡笼里捡回一两个鸡蛋。秋后,红苕便长成了,偶尔她会挖上几个做红苕饭吃。她总是在电话里对我说,好吃呀,甜着呢!

母亲的菜园是属于母亲的生命寄托,是母爱最务实的翻版。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常常是很早就起床,摘一篮子带着露水的蔬菜回家,然后在锅碗瓢盆的奏鸣曲中,备下了饭香菜香。母亲熟悉蔬菜一如熟悉自己,那时候,母亲总是充分利用闲田闲地,种出许多时令的蔬菜来,或改善一大家人的生活,或送一些给左邻右舍,或卖掉一些,以应燃眉之急,解不时之需。

每每想起母亲,就会想起母亲的菜园子,想起她在那儿待弄蔬菜的身影,以及母亲一生善意待人、平静为人的种种情形。我深知,母亲的菜园种植的不仅仅是蔬菜,而是她一生不懈怠、不放弃的心性,以及平淡、安然、执着、深刻的感情。

日复一日,母亲在岁月中老去,但她总是以柔和的姿态,做著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说“刚硬易折,柔软易存”,在我看来,母亲的柔软,其实是充盈着顽强的生命力的。老舍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的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又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母亲走在人生路上,一步一步,以她的人生经历,刻画着尘世间的质朴和深情。真味是淡,至人如常。我的母亲,来到世上,注定是要为我平淡的生活注入人生真味的那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母爱如和风,永远氤氲在身前后,它像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抚过我的生命,那是一种安然的抚慰,一种亲情的守望,一支岁月深处的谣曲,怀抱般,祥和,自在,轻柔,舒坦,情深,致远。



矿山魂

□汪 峰

这是一枚普通的铜牌,七十年前攻克井下“火区”的纪念品,参与会战的老一代矿工都有它。柱也有一枚,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柱的父亲名叫茂,五十年代矿里大名鼎鼎的采矿高手。

柱出世那年,茂特意余了两年的探亲假,准备侍候柱他娘,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假批下来的当天茂没走,而是找到区长商讨“火区”开采计划,区长面带难色说:这个新开的采矿场矿石含硫量高,一接触空气就氧化产生高温,无法进行正常作业。茂是矿上屈指可数的采矿“精英”,除了他谁也别想啃下这块硬骨头。

茂不走了,带领一班人闯进“火区”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一天下来,汗水浸透衣衫,连胶靴里也灌满了汗水,骨头仿佛散了架,硫磺烟气熏得头晕目眩。

茂的妻子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勤劳贤惠,品行端正,茂在矿里很少回家,她照顾着婆婆无怨无悔。在这临产当口都未吱声让茂回家陪她,来信只说身体还行,让他安心工作。她深深的爱着茂,爱茂大山一样的胸怀,爱茂岩石般的脊梁。茂深知愧对妻子,本想在孩子出生时弥补以前的“债”,谁料想未能成行。

当茂完成“火区”开采任务匆匆赶回家时,柱已降生多日了。茂内疚极了,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他把那枚铜牌放在柱的襁褓中,喃喃地说:“儿哇,爸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顶替爸爸进了矿山会理解爷的。”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柱从大学采矿系毕业来到了这沸腾的矿山,来到了这昏暗的掌子面,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茂高兴,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又蹦又跳。

父子俩井下共“舞”的情形感动着许多人。

头一年,茂被授予“生产标兵”;柱被授予“岗位能手”。

第二年,茂被授予“劳动模范”;柱被授予“生产标兵”。

……

茂毕竟老了,比不过风华正茂的柱,身子骨渐渐地支撑不住了,一茬炮眼打下来,汗流如注,气喘如牛,浑身像散了架,连钻机都扶不稳。柱毫不犹豫地把那枚铜牌别在胸前,扶起父亲的钻机,去完成父亲没完成的心愿。茂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为矿山发展后继有人感到由衷的欣慰。

(矿产资源中心 选送)



山村秀色

李海波 摄

从“鲇背之年”引发哄笑想到的

□殷修武



在2021年铜陵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年会上,有一项议程是向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离退休“老新闻”祝寿并佩戴荣花。当主持人宣布“请九十周岁的鲇(tái)背老人卓鹤林、牛和美上台”时,台下一片哄笑声:“错了,应该读怡(yí)背之年。”笔者当时顾及这么多人的面子没有作声,但心里却默默地说:“错的不是主持人,是你们自己!”

中国古代对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个称谓,如四十岁称“不惑之年”、五十岁称“知天命之年”、六十岁称“花甲之年”、七十岁称“古稀之年”、八十岁称“耄耋之年”、九十岁称“鲇背之年”。那么,九十岁的人为何称为“鲇(tái)背之年呢? 因为“鲇”是指海洋里的鲇鱼,身体呈纺锤形,头顶为浅黑色,背部青蓝色、腹部淡黄色,两侧上

部有深蓝色斑纹。这种鲇鱼随着年龄的增长,头顶上的浅黑色会变得越来越高,就像九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脸上或头上长出的黑斑一样,因此称为“鲇(tái)背之年”。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说文解字》里,对此用法有明确的解释,指出“九十曰鲇背”。作为记者或编辑出身的老新闻人,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难道不应该引咎自问吗?

如果说把“鲇背”读成“怡背”是个笑话,那还有情可原。那么,近几年来某些高等学府的大师甚至校长出现的低级文学和语言上的错误,实在让人感到失望、遗憾。据《咬文嚼字》杂志、《新京报》《今晚报》和《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有位大学校长把“七月流火”说成是“形容天气特别热”;有的把鸿鹄(hú)之志”读成“鸿浩之志”;甚至有的把云南省简称“滇”(diān)读成为“滇”字;更有甚者,福建有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把台湾省国民党原主席连战给该校写的一副对联“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hóng)宫立东南”读

成“皇宫立东南”;2019年秋季招生时,清华大学竟然把“热烈欢迎新生入学”的大幅标语写成“热烈欢迎新生入学”。据说还有人强词夺理说“清华大学欢迎新同学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一点水分,所以把‘烈’字下面的水去掉了。”岂不知,“烈”字下面的“....”是“火”或者表示“鱼尾”“燕尾”,绝不是什么“四滴水”。

以上说的这些低级的文家语言错误,都成了许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没有其它解释,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浮躁”所造成的。大幅标语的书写印刷错误、大学校长讲话错字的现象,已经引起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台的高度重视。2022年4月6日新华社和众多媒体刊发了《关于开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域不规范使用汉字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规范汉字书写,对“丑书”“怪书”说不。笔者期待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总之一句话:规范使用汉字,表现汉字之美,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母爱如天 母爱如水



寸草心 康乃馨

徐 锐 篆刻

